

# 从文化相对论谈意大利的民族群体及其识别

Tommaso Previato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近年,少数民族问题在意大利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欧洲与其毗邻区域在人类文化链条上的复杂性,对当地族群关系和少数民族在本国聚落的形成过程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世纪人口大迁徙,也使得欧洲各国的人口结构经历了一次转变过程。新来者的迁入与随带着的国家民族成分更改,对意大利当地社会和民族认同问题提出了最新的挑战。本文试图借用博厄斯的文化相对论,对现代意大利少数民族与新兴移民的民族识别进行理论分析,综述意大利近日的移民现状,并探讨当下由强有力的游说团体所主导的民族认同过程。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兴移民;非一体化模式;文化相对论;决策过程;移民法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0)02-0076-05

## 一、回归民族认同的历史原点:意大利的少数民族和新兴移民

意大利处于欧、亚、非三大洲交汇处。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的策略性地理位置是塑造其历史的主要因素,并对非土著的多种群族(Non-native Ethnic Groups)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群族大部分来自中欧,因此我们可以说意大利族血统有中欧成分。除此之外,亚平宁半岛原有的古代意大利原著民(Ancient Italic Peoples),即罗马帝国统治前就已在此地繁衍生息的群族,在语言或血统基因上一定都发生过紧密的联系。在这些族群中,有的属于印欧语系的某种分支,有的因被古希腊殖民同化而讲希腊语,还有的是非印欧人。直到公元2世纪,北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南侧的高卢地区出现了凯尔特文化(Celts)并传播开来。分布在半岛中部有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s),他们是古代意大利原著民的一种;而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则是希腊人和萨姆奈特人(Samnites)居住的地方。

罗马帝国对整个半岛的控制持续了5个世纪,在这个时期当地诸民族被罗马化。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日耳曼部落开始从阿尔

卑斯山脉地区大量涌入意大利中北部。同时,东罗马帝国(Byzantine Greeks)对南部地区还保持着较强的控制力,以应对哥德人(Ostrogoths)和伦巴德人(Lombards)的入侵行动。公元827年,阿拉伯人侵略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开始受到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信仰基督教的诺曼人(Normans)不久又将阿拉伯人逐出,并征服了曾被东罗马帝国占领的一些地区,从此他们就在那里定居了下来。

从1453年东罗马帝国崩溃直到19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分裂为各自独立的王国、城邦和公爵领地。由于法国、西班牙、奥匈帝国等欧洲国家的影响,在亚平宁半岛形成的王国相互隔离,因此也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系统。他们都保留了古代罗马的拉丁文化和语言的许多基本元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自的民族认同<sup>[1]</sup>。

意大利王国1861年才宣告成立。在此之前,意大利是个没有形成统一国家的民族,分裂为5个不同的王国:撒丁王国(亦称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威尼斯共和国、托斯卡纳大公爵国、教皇国、两西西里王国。1865年,新统一的意大利王国颁

\* 收稿日期:2010-05-06

作者简介:托玛索·泼罗瓦朵 Tommaso Previato (1982-),男,意大利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09级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布了《民法典》,开始采用“血统法”(Jus Sanguinis)为主要法规,用以实现国家的民族理念及其公共伦理价值建构。由于从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5年间在欧洲爆发了“大移民”现象,民族理念更强化了迁移到美洲等国的同胞与祖国在文化上的联系。与此同时,国籍法还引入了民族同源共祖原则,之后,在仿效法兰西民法模式的基础上,为了保护移民后裔的合法权益,又出现了“出生地法”(Jus Soli)作为追加条件<sup>[2]6-7</sup>。

在如此复杂和丰富多彩的人文地理上,用族群或种族的单一标准进行人群分类难以得出可靠的结论。以共同的种族起源作为民族识别的关键,并不符合意大利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况。相反,若是能涉及文化、宗教、语言等诸多方面的“标准”,或许这样会更符合不同群体间的内在需求。关于意大利民族最为广泛接受的定义是,享受共同文化和世系、以意大利语为母语的群体。然而,从意大利民族群体的整体性和历史出发,我们有必要将一直聚落在亚平宁半岛的土著居民(autochthonous)和后来由东欧、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迁移至意大利的非土著居民(eterochthonous)考虑进来<sup>[3]</sup>。

土著居民,指的是基于民族历史和语言特征而识别的少数民族,因此通常称之为以历史语言为认定标准的那类少数民族(Historic-linguistic Minorities),包括如下12个:阿尔巴尼亚人(Albanians)、加泰罗尼亚人(Catalans)、德国人(Germans)、希腊人(Greeks)、斯洛文尼亚人(Slovenes)、克罗地亚人(Croatians)、拉迪恩人(Ladins)、法国人(French)、佛朗哥-普罗旺斯人(Franco-Provençal)、奥锡坦人(Occitans)、弗留利人(Friulan)和撒丁岛人(Sardinians)。他们是在本国的特定民族聚居地区,居住已久并享受意大利国籍的民族群体。1948年,宪法就颁布了保护其语言文字的条例,但38/2001和482/1999法律条文才开始强调这几个群体在社会与文化方面的

权利。

非土著居民,是指基于移民来源地与移入时期等特征来识别的少数民族,因此通常称之为新兴少数民族(New Minorities)。若同意大利主流文化相比,该群体同土著居民一样都在种族、文化、宗教和语言上有明显差异性和多样性。在意大利,合法和非法移民都一律有权获得所有意大利公民所享有的基本社会福利,特别在教育、社会保障及医疗保健等方面。尽管宪法明文规定了言论自由与享有文化等权利,但实际上这几个新的移民群体在这方面的权利却没有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承认和肯定。到目前为止,即使居住在意大利的外来移民已接近400多万人,但政府尚未给其语言予以合理保护,对教育政策与结构制度的调整也没有将其语言教学考虑进来,这使得移民后代的文化认同意识越来越模糊<sup>[3]</sup>。

## 二、意大利民族融合的非一体化:移民政策的制定和法律体制

从古至今,欧洲一直是不同文明和族群互相杂交的地方。它所具备的特殊地理位置与相关的在人类文化链条上的关键性,使得不同民族群体在这里汇聚交融、互动发展,共同缔造了多元文化体系。这种复杂的交融过程,对当地族群关系和少数民族在本国聚落的形成与涵化都有很大的影响。20世纪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也致使几千年的欧洲历史大脉络发生了转变。欧洲国家的居民深受人口流动的影响,而相对于本国民族文化而言所谓的新来者(New Comers),则对国家建构、民族认同、移民法制化等相关问题带来诸多新的挑战。

欧洲民族融合的一体化模式(Integration Model)主要有三个:法国对移民所推行的共和同化模式(Assimilationist),融合等同于消除差异。国家不承认移民的文化差异,只保护他们的经济权利;英国提出多元文化的模式(Multicultural),承认移民的集体权利;德国发展了所谓的客座工人模式(Guest Workers),因工作的原因移民被视为是临

血统法,指的是由于祖先享受某国的国民待遇而获得该国的国籍或公民身份的一项社会政策。与出生地法相对而言(请参阅下面的内容)。

英文为 Co-ethnic Principle,这里是指对意大利移民后裔的在公民权利的保护、获取与转换上的优惠待遇。

出生地法,指的是由于出生在某国而获得该国的国籍或公民身份的一项社会政策。出生地法同血统法都是古代罗马法的基本原则。

主要是边疆地区或自治区。由于某种地理隔离、语言文化差异等因素,特别自治区享受高度自治权,如特伦蒂诺上阿迪杰(Trentino Alto-Adige S. Ultirol)、瓦莱达奥斯塔(Aosta Valley)、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Friuli-Venezia Giulia)、西西里岛(Sicily)和撒丁岛(Sardinia)。根据西欧通常用的标准,所谓由来已久的概念是指聚居时期至少要古代持续至19世纪。据全国统计所宣布,截至2009年中,意大利人口已超过了6000万。

时居民,而不能成为德国居民。意大利不属于上述的任何一个模式,因此还是属于民族融合的非一体化。除此,通过意大利移民法的分析,我们发现两个重要趋势:一是加强对外籍公民的控制,以保证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二是建立一系列的立法措施,以保护外来移民权利,确保他们能融入意大利社会。可事实上,法律体制所想要达到的这两个意图都失败了。主要移民法的相关内容概括如下。

第一基本法于1990年起草,被称为法律39/90或马尔泰利法(Martelli Law)。它一方面加强了对常住和流动外籍人口的限制标准;另一面采取了新的措施,避免发生秘密移民现象和犯罪剥削行为<sup>[2]20-21</sup>。其他法律都是照搬以下3个法案的结果:1992年出台的国籍法(no. 91, 5 February);1998年出台的外籍公民在意大利的法律地位以及入境事务管理条例(no. 40, 6 March; 6月25日被引入到Consolidated Act no. 286中来);2002年的右翼联盟改革,又名境外移民和庇护规范(no. 189, 30 July)。其中,最具革新性价值的是1998年颁布的图尔科·纳波利塔诺法案(Turco-Napolitano Act)<sup>[2]24-25</sup>,该法在以下3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重新确定了非欧盟外国人(Non-communitarian Foreign Citizens)入境和临时居留的标准,将合法移民标识为个人或潜在的公民,而不仅仅是外籍务工人员,并致力于保证他们和普通公民一样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拥有平等权利;(2)针对移民制定的有关公共教育卫生的大部分条款也适用于那些无证明文件的移民;(3)执行了新的“合法”遏制措施,以回应和调制来自申根区(Schengen Zone)与欧盟成员国的国际压力和干预。实际上,限制法律的使用与操作原因,不仅在于外性层面——意大利与邻国和欧盟的关系,而更多地来源于内性层面——国内利益主体的制约<sup>[4]49-50</sup>。最明显的限制是有关外国劳动移民的配额制度(Year's Quota Agreement)。这种配额授权制度是国家管理外来移民人口流动的一种手段,为政党

留下了很大的可操作空间,而这往往又会增加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时也容易引起对他国的依赖。这些冲突往往是在移民问题的决策过程中,政党系统的内部摩擦和他们战略联盟之间的矛盾互为作用的结果。

由于以上这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无法给出一个客观实在的民族融合模式,但是可以从意大利非一体化模式(Non-model of Integration)中窥见到复杂多样的群体关系的主要特征:(1)每年的外国劳动移民配额和法定申请人资格标准都由政党制定;(2)限制性移民政策和国内对外籍工人的迫切需求;(3)日益严格的入境条件使得非法移民和非法劳工随之增多;(4)移民法的制定长期处于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5)外国劳动移民的经济一体化(Economic Integration)服从于劳动力市场对低收入人员的需要,因而不能保证移民在政治和公民领域得到公平对待<sup>[5]</sup>。

### 三、文化相对论的文化观:情绪合理化的认同策略对新兴移民的民族识别

如上述所言,因为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在欧洲不容易对“民族”这样的概念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它更多的是不同种族群体融合起来的结果。“民族”是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下而产生的概念,因此,在什么地方的人就算是什么民族的人,这样的命题似乎更能说明欧洲国家及其民族的问题。这意味着民族的形成总是要有某个主体起凝聚作用,而这个主体通常由国家与利益群体扮演。民族识别的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与权力话语和内部的民族主义倾向相关。在意大利,民族识别问题表现在国家和地区联盟、政治忠诚和联合、政府和欧盟的移民政策间的动态博弈与无休止的协商。因此,国家的政治整合目标尤为明显。

意大利的社会参与是一个复杂和多重过程(Multilevel Process),无法仅通过推行移民法规和政策来实现<sup>[2]</sup>。无论从社会观念还是从结构机制上

申根区是一个由25个欧盟成员国组成的组织,其成员国之间取消边界控制。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对申根公约规定的共同签证的适应,意大利于1997年10月27日正式加入申根区。

这里所谓的群体包括两个概念,即利益主体(Benefit clusters)与民族群体(Ethnic groups)。

如,北方联盟和南方独立运动这两个党派。前者,是1991年成立的,其目的为建立独立于国家的一个新的联邦自治区帕达尼亚(意大利文为Padania)保持北意大利文化上的纯洁性。后者,是2005年成立的,其目的为南方地区同西西里岛作为一个独立区。他们想把意大利地区改造为高度独立的大区,到了全国选举期经常结合力量作反叛宣传,求助于恶毒的反对移民的煽动性语言,挑起种族之间的敌视情绪与种族不安全感,大力排斥难民与非法移民。

来看,为新兴移民融入社会提供有利条件的路程显得漫长而遥远。在此我们强调观念(Conceptual)和结构(Structural)是因为,大量的新移民涌入意大利半岛,不仅给国内经济带来不确定性,而且似乎还不能完全迎合意大利人的民族意识及对“他者”建构的诉求。社会参与和民族整合首先是思想接受过程中的心理机制,是建立在心理意识基础之上的认同策略。某种社会对“他者”开放程度很自然地要被铸塑成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约束着人们的一般理解<sup>[6]39</sup>。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参与是社会观念的产物,不同意识形态决定了其结构在诸方面的特征。换言之,观念先于结构,而结构以观念为前提。所以,若想解决结构上的问题,就要从观念层面入手。我们应该重新梳理如国家认同、国籍和文化的概念,这对重新认识意大利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是必要的。这些概念互为关联,都是民族和谐和社会参与的基础。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年)在《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中早已关注心理机制对外来文化判断的影响。他认为人类对生活方式和文化的选择并非基于理性(Rational)的考虑,而是基于情绪(Emotional)。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在思考所有问题时都会受到自己所处社会环境的制约。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当中,人的认知显示出无限的多样性。为了清楚地理解这种多样性,我们必须努力排除所有产生于特定社会环境的见解和情感,必须尽量使自己头脑适应他所研究的那个民族的思维”<sup>[7]53-54</sup>。没有人能在描述外人时不受自己所处社会环境的制约。于是,在特定社会支配下形成的观念,通常具有浓重的情绪价值,而其价值很快就取代逻辑验证并付诸行动。对情绪的放任是形成自我中心的关键,对传统的依赖则是产生民族隔阂的重要原因。

若把研究课题放到博厄斯文化相对论理论(Cultural Relativism)框架中,则有利于摆脱主导意大利民族认同过程的偏见。或许这样才能对上述的概念进行重新思考,并充分理解民族认同的意义及背后的社会政治问题。因在通常情况下,那些以客观化为基准的民族识别只能是个理想,尤其对那些由多元民族的人口组成和以多样文化交融为背景形成的国家来说,情况更是如此。意

大利也不例外,新来的人和当地人往往缺乏凝聚力,有时候会表现出强烈的敌意和掩盖在容忍外表下的种族歧视<sup>[8]4</sup>。移民曾被描述为非法分子、地下党组织成员、犯罪嫌疑人等。因为主流媒体歧视运动将罗曼人,辛蒂人、穆斯林及其他作为主流种族暴力对象的弱小族群,公众的意见表现出了极度的敌意和恐惧<sup>[9]772</sup>。这可证明,对种族特征的扭曲和泛化是某种群体所固有的政治和文化成见。

总之,我们对人群的理解及在这种理解下形成的分类观,有可能是受某种群体固有的文化偏见的影响,或是国家意识形态及当下政权的杰作。近年来,意大利在民族识别和相关政策上就透露出这样一种浓烈的政权意味。可见,意大利不同族群之内和之外的族群意识和身份识别也不过是政治意图的返照。

#### 四、结语

直到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才从一个以迁出移民为主的国家逐渐转变为移民国家。2000年后,移民数量还在继续增加,这使得意大利政府对此感到措手不及。许多意大利人仍然对移民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特点了解甚少,比如他们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人在本国居住等诸如此类的问题<sup>[9]779</sup>。之所以人们不了解移民,原因就在于以下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1)意大利变成一个移民国家是近些年的事情(历史层面——意大利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2)国家对民族的理解与定义蕴藏着政治宣传对移民的消极处置(观念层面——社会环境的制约)。

此处意大利案例的分析可以展示博厄斯对文化中情绪的解释所具有的进步意义:在今天的意大利社会中,接受或抵制移民风潮通常基于对情绪加以合理化的手段,并在媒体的影响下也造出一种以互为鉴别为目的的族群身份概念。从结构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意大利的社会参与是社会内外因素互为联系的结果:(1)对欧洲政策环境的改变和挑战做出反应,如应对大规模移民(外性层面——意大利与邻国和欧盟的关系);(2)政治行动主要取决于在民意和市场的双重力量支配下的游说集团(内性层面——国内利益主体的制约)。因此,移民问题和新兴少数民族综合而成的原因丛,应被看成是一个与不同利益主体相关的多层

这里尤其是指利益群体,因为应对移民问题时,他们通过战略性措施对认同过程有巨大影响。最为明显是移民倡导联盟与雇主协会,一般他们对移民问题保持一致。不考虑这些主导民族认同过程的不同群体,民族问题就难以理解。

因素夹杂的过程,或通常是作为决策制定的工具(Decision-making machinery)。

#### 参考文献:

- [1] World Directory of Minoritie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Italy overview [DB/OL]. (2008 - 07). www.minorityrights.org.
- [2] Giovanna Zincone. Italian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policy - making: Structures, actors and practices [J/OL]. IMISCO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tegration and Social Cohesion) Working Paper, 2006 (12).
- [3] Compendium Cultural Policies and trends in Europe. Cultural minorities, groups and communities in Italy [DB/OL]. (2010 - 02 - 19). www.culturalpolicies.net.
- [4] Raffaele Callia, Franco Pittau, Antonio Ricci and Mariagrazia Colosimo. The Organization of Asylum and Migration Policies in Italy [DB/OL]. EMN (European Migration Network) Italian National Contact Point, 2009.
- [5] Francesco Fasani. Irregular Migration in Italy [J/OL]. European Commission Clandestino Research Project, 2009 (6).
- [6] Franz Boas. Anthropology and Modern Life [M]. New York: Norton, 1928. 中文版为:[美]弗兰兹·博厄斯.人类学与现代生活[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 [7] Franz Boas.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M]. New York: Macmillan, 1911. 中文版为:[美]弗兰兹·博厄斯.原始人的心智[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
- [8] United Nations CERD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DB/OL]. 2008 (8).
- [9] Ankica Kotic and Karen Phalet. Ethnic categorization of immigrants: The role of prejudice, perceived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and group size [J]. ELSEVI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06 (6).

[责任编辑:麻勇恒]

## An Analysis of Italian Ethnic Groups and Their Ethnic Categorization from the Theory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elativism

Tommaso Previato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minorities have become a very hot issue in Italy in relatively recent times. The complex history of Europe and adjacent regions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the settlement of these cultural minorities on the countr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dozens of major migrations had profoundly altered the course of European History over the millennia. The people of European countries had been affected by some of these migrations. The most incisive factors were the influence of these newcomers over the national culture challenging to define and adjust its criteria for ethnic identification, and the impact on local communities' socio-cultural contex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ake Boas' approach of Cultural Relativism as the focus point to analyze the ethnic categorization of historical minorities and "new minorities" in modern Italy, and to examine the identification process lead by the underlying political action of some powerful lobbies. It will also provide an overview on recent immigration phenomena, entailing its demographic,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Key words:** historic-linguistic minorities; new minorities; non-model of integration; cultural relativism;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mmigration law